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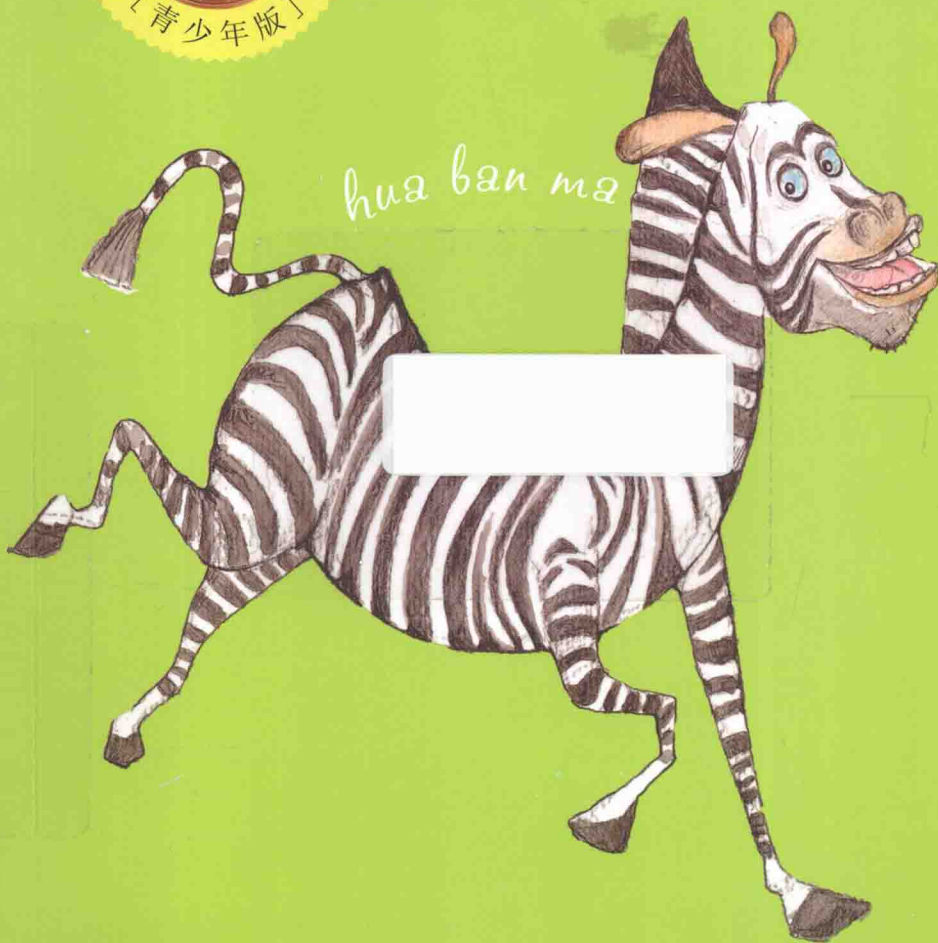
花斑马

(美) 福克纳 著 陈茜 译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hua ban ma

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青少年版

花斑马

(美) 福克纳 著 陈茜 译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斑马/(美)福克纳(Faulkner, W.)著;陈茜译.
—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4
(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:青少年版)
ISBN 978-7-5399-7543-6
I. ①花… II. ①福…②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56771 号

书 名	花斑马
著 者	(美国)威廉·福克纳
译 者	陈 茜
责 任 编 辑	孙金荣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1.25
字 数	10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543-6
定 价	19.5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换位	001
两个士兵	049
头发	072
花斑马	094

换 位

——

那个年长点的美国人没有穿粉色灯芯绒裤，他的裤子是普通的马裤呢面料，上身的外衣也是。外衣没有时髦精致的伦敦式长下摆，那后摆则被塞进军用皮带里，只露出短短的一截，跟那种配有手枪皮套的宪兵制服一模一样。他腿上的绑腿也很普通，脚上也只是穿着一双一般中年男人穿的休闲便鞋，而不是什么萨维尔靴^①。绑腿，鞋子，在色调上互不相称，两者跟腰间的军用皮带也配不到一块儿去。胸前的飞行员标识也只是枚简简单单的翼形章，徽章下方的勋带^②倒是挺惹眼的，肩头则别着上尉级别的两条杠肩章。他二十五岁多，个子不高，脸瘦瘦的，鼻子略微有点鹰钩状，一双聪慧的眼睛略显疲倦。你

① 萨维尔靴，即指产自英国伦敦萨维尔街（Savile Row）的名牌皮靴。萨维尔街是位于伦敦梅费尔区的一个购物街区，因其传统的客制男士服装行业（Bespoke Tailoring）而闻名于世。

② 勋带，也叫绶带，是悬挂奖章的精美丝织物。

若瞅着他，心里准会想：他不见得是什么 P.B.K 学会^①的高材生，但说不准就是什么骷髅会^②的成员，也许还得过罗德奖学金^③。

他面前的那个小伙子可能根本就没注意到他。小伙子被一个美国宪兵扶着，勉强站立着，已烂醉如泥。他的双腿，又细又长，柔软无骨，跟边上那个有着厚实下巴的美国宪兵比起来，他看上去简直就是个化装舞会上的姑娘。他约摸十八岁，个子高高的，有着一张白里透红的脸，一双蓝色的眼睛，还长着一张女孩子的小嘴。他穿着件水手短夹克，上面沾满了湿泥巴，纽扣则胡乱地扣着，没有一个是能对得上的。他那长着一头金发的脑袋上，歪歪斜斜地扣着一顶皇家海军军官帽，那种明目张胆、逍遥自在的架势，恐怕谁也学不来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班长？”那个美国上尉问道，“出了什么事儿？他是英国人，你最好把他交给他们宪兵队管。”

“我知道他是英国人，”那宪兵吃力地说着，大口地喘着气，粗声粗气地，像是干着重活，已体力不支似的——那英国小伙子，虽然如女孩儿般细胳膊细腿的，但其实比看

① P.B.K 学会 (Phi Beta Kappa Society)，美国的一个全国性荣誉组织，其会员多为在学科上有着突出表现的高校大学生。

② 骷髅会 (Skull and Bones)，又称骷髅骨，优罗嘉俱乐部 (The Eulogian Club)，死亡骑士团 (The Order of Death)，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秘密精英社团。

③ 罗德奖学金 (Rhodes Scholarships)，也译为罗兹奖学金或罗氏奖学金，是英国历史最长，声誉最高的大学奖学金，由塞西尔·罗兹创设于一九〇二年，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，获得者将被安排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学习两到三年。

上去重得多，或者说，比看上去更难摆布。“站直喽！”宪兵道，“你面前站着的可是个军官！”

英国小伙子努力了一番，定了定神，又看了看周围的人。他摇晃了一阵后，抬起一只胳膊搭在宪兵的脖子上，另一只也跟着抬了起来，手指略微弯曲着，举到右耳边，敬了个礼，然后身体又开始摇晃起来，他挣扎着，想要控制好自己。“好啊，先生，”小伙子道，“你不会是比蒂^①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上尉道。

“啊，”英国小伙子道，“我也希望你不是，是我弄错了，不怪我吧，啊？”

“不会。”上尉轻声说着，却用眼瞅着那个宪兵。另一个美国人接着开了口。此人是个中尉，也是个飞行员，但岁数还不到二十五，穿着粉色马裤，脚上蹬着伦敦靴，上身的外套，除了那一圈领子以外，其他部分倒跟那英军制服一个样。

“是海军队的浑小子。”中尉道，“他们整晚都在拾掇这些人，把他们从水沟里拖出来。你不常到城里来，所以不知道。”

“哦，”上尉道，“我听说过他们，这会儿想起来了。”同时，他也注意到，此段街道虽然热闹，到处人来人往——边上是一家颇受欢迎的咖啡厅——可不管是士兵军官，还是平民百姓，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来看热闹的，仿佛他们对

^① 比蒂(Beatty)，即指大卫·理查德·比蒂(David Richard Beatty)，一战时年轻有为的著名英国皇家海军上将，后被称为“比蒂伯爵”。

此早已习以为常了。他瞅着宪兵，接着道：“你就不能把他弄回船上去吗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”宪兵道，“但他说，天黑之后他就不能登船了，因为日落时分，他们就已经把船藏起来了。”

“藏起来了？”

“站好了，水手！”宪兵厉声说道，往上拽了拽肩上那摊烂泥似的累赘，“也许，上尉能听懂他这话的意思，反正我是一头雾水。他说，他们把船藏在码头底下，晚上就这么藏在那儿，等到了第二天涨潮时分，他们才能把船重新弄出来。”

“藏在码头底下？一艘船？什么意思？”接着，他又转头对那位中尉说道，“他们是不是在用什么水上摩托艇啊？”

“对，就是那类东西，”中尉道，“那些小船，你们见过的。是汽艇，外面还涂着层伪装色油漆，在港口那儿横冲直撞的。你们都见过的，他们整天就在那儿开来开去，到了晚上，他们就睡在这水沟里。”

“哦，”上尉道，“我还以为那些小艇是指挥官专用的呢。你是说，他们的军官就用来干这些——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”中尉道，“也许，他们的任务就是，开着小艇，运点热水啊，面包啊，从这个船送到那个船，可能会碰上忘带手帕啊什么的，这样他们开着小艇，来来回回地，也方便啊。”

“胡说！”上尉道，再次瞅了瞅那个英国小伙子。

“他们不就这么做的吗？”中尉接着道，“整个晚上，城

里到处都是这帮人，水沟都睡满了。于是，他们宪兵队就弄了车，一批一批地往外搬，就跟运公园里那些睡着的保姆似的。搞不好，法国人分给他们这些汽艇，就是为了防止他们白天还堵在那水沟里。”

“哦，”上尉道，“我明白了。”可很明显，他压根儿就没听明白，甚至根本就没在听，听进耳里的，也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他看着那英国小伙子，说道：“不过，他这副样子，你也不能就这么把他扔这儿。”

小伙子再次定了定神：“没事儿，放心好了。”他毫无顾忌地说着，声音挺悦耳，甚至讨人喜欢，听上去很是谦恭有礼。“早就习惯了，不过，那人行道^①是磕得慌，挺让人讨厌的，真该让那些法国人好好修整修整。客场球员本来就该在好点儿的场地玩球，是不？”

“那他还真是独霸整片球场啊，”宪兵毫不客气地说道，“他准以为，他一个人就能玩转一支球队呢。”

正在这时，第五个人出现了，是个英国宪兵。“啊，这下可好了！”他道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又出什么事了？”他看了看几个美国人的肩章，忙敬了礼。听到他的声音，英国小伙子摇摇晃晃地转过身来，直勾勾地瞅着他。

“哦，哈啰，艾伯特。”他道。

“行啦，霍普先生。”说完，英国宪兵扭头向一旁的美国宪兵问道，“这回，又是什么事啊？”

“凭你们这行军打仗的样儿，”美国宪兵道，“这事，也算不上什么。不过，我可不是你们这儿的人。给，把他弄

^① 原文为法语。

走吧。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，班长？”上尉问道，“他干了什么？”

“这事儿，他肯定会在意的，”美国宪兵朝那英国宪兵倾了倾头，“他会把这叫做‘画眉’、‘知更鸟’，或别的什么小雀儿^①。就在刚才，我拐进了这条街，发现堵车了，码头开来的一长排卡车堵了一路，司机们都吵吵嚷嚷，询问着前面到底出了什么事。于是，我往前走，想去看个究竟，发现车堵了整整三个街区，连十字路口都被堵得水泄不通。我来到队伍的最前面，事情就出在那儿，我看见十几个司机围在路中间，像是在开大会，又像是在讨论着什么。我走上前去：‘这儿出什么事了？’我问道。他们给我让了路，我就看到这浑球儿躺在——”

“你这可是在说陛下的一位军官呢，老兄。”英国宪兵道。

“说话留点神，班长。”上尉道，“你看到这位军官——”

“他把路当成了睡床，还拿了个空篮子当枕头。他就这么躺在路中央，头枕着手，跷着个二郎腿，跟大伙儿争论着，他是该起来走开，还是该呆在原地。他说，卡车可以调头，绕到另外一条街上去，可他只能躺在这条街上，因为这条街是他的。”

“他的？”

英国小伙子兴致勃勃地听着，神情愉悦。“住宿分配

^① 画眉(Lark)，Lark一词除了画眉之意外，还经常被英国人用来表达“狂欢”“冒险”之意。此处，美国宪兵是在用英国人的该种表达来挖苦此次的交通堵塞事件，讽刺英国小伙的酒后行为。

令嘛，你们懂的，”他道，“即使是在战时紧急状况下，也得要有秩序啊。我们是按街区分的住宿。这条街是我住的，不许别人占用，懂吗？边上那条街是杰米·沃瑟斯庞的。那些卡车可以打那条街过，因为杰米今晚没住那儿。他还没睡呢，据我所知，是因为失眠。告诉那些司机，他们可以走那条路。这下，明白了吧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吗，班长？”上尉问道。

“他不是都说了嘛。他不肯起来，就这么躺在那儿，跟一群人争论了半天。他还让他们派个人到个什么地方去，取一份他们的作战条例——”

“武装部队军纪条例？没错儿。”中尉道。

“看那条例是怎么写的，是他享有这条街呢，还是那些卡车享有呢？接着，我就把他扶了起来，上尉跟着也出现了，事情就是这样。如果上尉允许的话，我现在就把他交给陛下的奶妈——”

“好了，班长，”上尉道，“你先走吧，这儿没你的事了，我会看着办的。”宪兵敬了个礼，转身离开了。于是，英国宪兵接过手，扶着那英国小伙子。“你能把他带回去吗？”上尉问，“他们的总部在哪儿？”

“他们有没有总部，我还真不清楚，先生。我们……我通常看到他们在酒吧附近晃悠，一直呆到天亮。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总部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们其实就这么一直呆在船上？”

“嗯，先生，那些小艇勉强也可以称得上是船吧，看您怎么说了。不过，一个人要想在那些船上睡觉的话，那得

要比这位更能睡才行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上尉望着那宪兵，问道，“那些到底是什么船？”

这回，宪兵的话是一下子迸出来的，并伴着几分“到此为止”、“无可奉告”的意思，像是一扇猛然关上的门。“这我不是很清楚，先生。”

“哦，”上尉道，“也是。不过，这回，他这副样子，实在不宜在酒吧附近一直呆到天亮。”

“我也许能帮他找到一家小酒吧，有安静小角落的那种，他可以趴在那儿睡上一觉。”宪兵道。然而，上尉并没有认真地听，他正看着街对面，一家咖啡馆的灯光洒落在了人行道上。英国小伙子打着大大的哈欠，像个大孩子似的，他的嘴是粉红色的，毫无顾忌地大张着，全然一副孩子样。

上尉对那宪兵道：“你能到街对面，帮我把司机找来吗？你就说是博加特上尉的司机。我会帮着照看霍普先生的。”

宪兵朝街对面走去。上尉扶着小伙子站着，他一手架在小伙子的腋下，使劲地把他往上拽。小伙子再次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像个玩累了的孩子。“站稳了，”上尉道，“车马上就来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小伙子边打着哈欠边应道。

二

一上车，他立马就睡熟了，像个突然安静下来的婴儿，

静坐在两个美国人中间。到军用机场虽然只有三十分钟的路程，可他们一抵达那儿，小伙子就醒了过来，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，还嚷着要喝威士忌。等他们走进机场食堂时，他已清醒了不少，只是在刚进房间时眨了眨眼，那是被刺眼的灯光照的。此时，他头上的军帽，仍歪歪斜斜地扣着，水手夹克上的纽扣仍是一塌糊涂地扣着，脖子上则胡乱地围着一一条脏兮兮的丝巾，上面还绣着某个俱乐部的徽章，博加特认出，那是一所名牌预科学校^①的徽章图案。

“啊，”他的声音不再含糊，很是清晰洪亮，几乎是雀跃着发出的。屋里的人不禁都转头看着他。“妙极了！威士忌！”说着，他就像条寻到猎物的猎狗似的，径直朝酒吧的一角走去，中尉跟在他后头。博加特则转身朝房间的另一头走去，那里有五个人，正围坐在一张牌桌旁。

“他是管哪支海军的？”其中一人问道。

“整个苏格兰海军，反正我找到他的时候，是这样的。”博加特道。

另一人抬头道：“哦，我在城里见过他。”他朝那位新进屋的来客打量了几眼，“他刚进屋那会儿，是自己站直了走进来的，我还真没认出来，他通常都是横躺在水沟里的。”

“哦，”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朝四周看了看，又道，“他就是那伙人中的一个？”

“没错，你准见过他们。那伙人，老坐在那马路牙子

^① 预科学校，专为学生升大学而设的中等教育机构，通常为私立。

上，边上总有那么一对穿军装的英国佬，一边一个地架着他们的胳膊。”

“对啊，我是见过他们。”另一人又道。一桌人都朝那英国小伙子看去。此时，小伙子正站在吧台前，大声地说着话，语气欢快。“那伙人，全和他一个样，”那人接着道，“都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他们开起那些小艇来，总是横冲直撞的。”

“他们成天就干这些事儿？”第三个人插了话，“你是说，英国陆军妇女辅助队还配有一支男兵海军？我的天啊，我参军时，真是投错了门。不过，这征兵启事，从来就没写清楚过。”

“我说不上来，”博加特道，“但是我想，他们应该不只是这么开着船、跑跑腿。”

然而，他们都一个劲地瞅着那小伙子，并没有听他说的话。“他们跟钟一样准时，”第一个说话的人又道，“日落后，只要瞅见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这副样子，你差不多就能知道那会儿是什么时辰了。不过，我不明白的是，一个人在凌晨一点醉成了那副样子，第二天居然还能睁眼看清那些战舰？”

“搞不好是这样的，当有什么信息要传给某条军舰时，”另一个人道，“他们就把信息弄成好几份，把那些汽艇朝着那艘军舰一字排开，再给每艘汽艇发上一份信息，让他们送去。那些没能找到军舰的，就沿着海湾绕上一圈，看到哪儿有码头就在哪儿靠岸。”

“肯定没这么简单。”博加特道。

他正想再说点什么，却发现那位来客已离开了吧台，正端着个玻璃酒杯，朝他们走来。他走得很稳，但满脸通红，两眼放光，边走边大声地讲着话，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。

“我说，这几位朋友，要不要一起喝上——”他没再往下说，好像是瞅见了什么东西似的，停住了。他打量着他们胸前的徽章，说道：“哦，我说，你们是开飞机的，你们全都是。哦，上帝啊！是不是很好玩儿，嗯？”

“是啊，”有人回道，“好玩儿。”

“但可危险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速度跟打网球比起来，是快一些。”另一人道。客人看着他，专注地听着，神情愉悦。

“博加特说，你指挥着一艘军舰？”又有一人蹦出了这么一句。

“算不上什么军舰。不过，多谢夸奖。也不是我指挥的，是龙尼，他的军衔比我高一点，岁数也比我大点。”

“龙尼？”

“是的，很不错的家伙，是个大好人。年纪嘛，大了点，又倔又难缠。”

“倔？”

“倔得厉害。说了，你也不信。每当看到烟柱时，如果是我握着望远镜的话，他就会把船调转开，还把船身压得

低低的。那就没有‘海狸’^①了。到昨天为止，两个星期
里，我都输了两局了。”

美国人听后，面面相觑：“没有海狸？”

“是我们玩的一个游戏。拿篮状船桅^②作数，看到一个
篮状船桅，那就是‘海狸’，就赢一局！不过，‘艾尔根
街’^③已不作数了。”

在座的美国人再次交换着迷茫的眼神。博加特开了
口：“我知道了。不管是你，还是龙尼，只要看到一艘带有
篮状桅杆的船只，就比对方多出一个‘海狸’。我明白了。
那‘艾尔根街’又是什么？”

“是艘受管制的德国船只，一艘没有固定航线的蒸汽
货船。前桅上配有索具，乍一看上去，是挺像篮状桅杆
的。我敢说，是吊杆、缆索一类的东西。我自己觉着，一
点也不像篮状桅杆，但龙尼偏说像。某一天，他瞧见了那
船，就算上了。有一天，他们又把它开到了内港一带，我
看见了，赢回一局。之后，我们就决定不再把它算在内。
这下，明白了吧，嗯？”

“哦，”提到网球的那位道，“我明白了。你和龙尼，边
开着船溜达，边玩‘海狸游戏’。嗯，不错嘛！那你们还
玩过——”

① 海狸 (beaver)，在美国俚语中，beaver 一词可用来暗指女性的生殖
器。从文中可知，英国小伙子并不知此意。另外，beaver 也是一种简单的游
戏，在游戏中，谁若看到一个有大胡子的男人就喊一声“beaver”，就得一分，
以此来计分进行游戏。

② 篮状桅杆 (basket masts)，在美国俚语中，basket 一词可用来暗指男性
生殖器。

③ 艾尔根街 (Ergenstrasse)，是个德语词。

“杰里!”博加特道。那客人睁着双大眼睛,面带微笑地盯着那说话的人。

那个杰里依旧瞅着客人,接着问:“你和龙尼的那艘船,船屁股上有没有涂黄色^①的油漆?”

“黄色油漆?”英国小伙重复道。他不再微笑,但仍是一副和颜悦色的神情。

“我琢磨着,如果船上有两个海军上校,他们没准儿会给船尾涂上黄漆什么的。”

“哦,”那客人道,“伯特和里夫斯不是军官。”

“伯特和里夫斯?”另一人说道,听上去,显然是在寻思着什么,“那么说,他们也在船上?他们也玩‘海狸游戏’吗?”

“杰里!”博加特道。那人转眼瞅着他。博加特把头朝一侧倾了倾,道:“你跟我来。”那人站起身来,跟着他走到一旁。“别捉弄他了。”博加特道,“我是说真的。他还只是个孩子。你在他那般大时,又懂多少?只知道按时上教堂吧?”

“可我的国家没遭受三年的战争啊。”杰里道,“我们来到这儿,花着自个儿国家的钱,随时准备挨枪子儿,到头来,还是替别人打的仗。这十二个月来,要不是我们,这些英国佬,恐怕只会装模作样地踏踏正步——”

“别说了。”博加特道,“你这话说得,怎么跟那帮拥护

^① 黄色(yellow),在英语中,“黄色”有“胆小”之意。此处,杰里是在讽刺小伙子和龙尼是懦夫。